

责任编辑:徐曼 视觉编辑:白雨诺

# 小账本里写满幸福“账单”

□陈志洋 张群 实习生 温淑月



扫码看视频

农历腊月十九，承德市兴隆县庆丰村，年味渐浓。早晨8点，村民王春伶正坐在客厅，手指在手机屏幕上轻轻滑动——不是刷视频，而是在记当天的账：“赶集买肉28块5，粉条12块……”

“王姐，在家吗？”门外传来熟悉的声音，国家统计局承德调查队驻村第一书记孟阳领着记者进了院。“在家呢，这不正记账呢。来，快进屋。”王春伶热情地招呼着。她家是承德市兴隆县110个“记账户”之一，每天都通过“e记账”APP记录当日收支账目，实时上传至统计云平台。

什么是记账户？孟阳一边接过王春伶

递来的热水，一边向记者解释：“这是国家为了解居民真实的生活水平，科学抽选出来的家庭。每天花了多少钱、收入多少，都要通过‘e记账’APP详细记录，这些数据最终会成为国家制定政策的重要依据。”

说话间，王春伶已经熟练地打开手机上的记账APP，一年的收支流水清晰呈现。“我们家今年总收入有5万多元呢！”她的语气里透着喜悦。孟阳指着屏幕上的分类向记者解读：工资性收入来自外出务工，生产经营性收入主要靠卖山楂和板栗，还有公益岗位、养老金等转移性收入。而另一栏的支出里，3万余元记录了全家柴



米油盐、衣食住行的点点滴滴。屏幕上的年度汇总曲线比去年又上扬了一截。

“增收的最大‘功臣’是满山的红果。”王春伶笑着说，“以前不懂技术，卖的都是‘落地果’，果子熟透了掉在地上捡起来卖，品相差，1斤才卖5毛钱。”她回忆道。2025年4月，县里和驻村工作队请来了技术专家，专

门教村民科学管护、采摘“手摘果”。“现在果子品相好，一斤能卖到两块多！光这一项，收入就翻了好几倍。”王春伶满意地说。

比起收入，村里的另一位记账户曹长合更愿意说说村子的变化：“过去可不这样！现在村干部给果园修了水泥路，三轮车直接开到树下，省劲多了。广场修了，健身器材安了，村里还给每户配垃圾桶，垃圾由乡里统一拉走处理。生活环境干净了，心情也敞亮！”

“这些变化不直接显示在收入账本上，却是村民生活质量提升的‘硬指标’。”孟阳介绍，2015年，国家统计局承德调查队开始派驻工作队帮扶庆丰村。十年来，除了落实政策，还争取了200万元建设15间旅游民宿，壮大村集体经济；又修了田间作业路、垃圾填埋场、文化广场等基础设施。

“我们报的每个数字，都关系到国家宏观决策，必须百分之百真实。”孟阳认真地说。2025年，该队持续开展源头数据质量核查，像过筛子一样确保每个数字都经得起检验。在村部的电子台账上，微观账本汇成了宏观图景，刻画出了村民生活的“幸福上扬线”：2025年兴隆县居民收入稳定增长，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4.5%，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6%；庆丰村通过订单农业为124户发放补贴15万余元；村集体民宿年收益10万元，六成直接反哺脱贫户……

“数据是冷的，但数据背后的人和生活是热的。”孟阳微笑着却目光坚定：“我们的工作，就是把国家的好政策，变成百姓账本上实实在在的数字，变成他们脸上看得见的笑容。”



周卫仓在工作室维修萨克斯。  
新华社发(苏小立 摄)

农历新年前夕，衡水市武强县周窝村的音乐小镇热闹非凡：由村民们组成的乐队拉起小提琴，吹起萨克斯，打起小军鼓，演奏出辞旧迎新的喜悦。年过六旬的村民郭玉管手指翻飞舞动，悦耳的曲目引得掌声阵阵。这些种田能手，如今还成了“乡村音乐家”。

“还记得第一次演出的时候，我手抖得连萨克斯都拿不稳。”休息时，郭玉管笑着说，她曾当过多年乐器抛光工，从零基础开始学会了吹萨克斯。现在，音乐已经成为了她生活的一部分。

平日里，乐队成员们各有工作。他们或是种粮大户，或是大棚管家，还有很大一部分是周边乐器厂的工人。到了节假日，伙伴们便不约而同地带着自己的乐器聚到村口。只需要一个默契的眼神，优美的旋律就能充满音乐小镇。

在周窝村，艺术涂鸦、音乐雕塑、乐器小景随处可见。音乐如同种子，早已深深植入这片充满律动的土地。这里是我国知名的西洋乐器生产基地，几乎每户家庭都有人从事乐器制造相关工作。从木料加工、部件组装到抛光校音，村民们用双手打磨出数以万计销往全球的乐器，也在耳濡目染间成为了音乐爱好者。

在村东头的小周工作室内，周卫仓正在组装萨克斯，他的爱人在一旁将萨克斯装箱，准备邮寄给客户。作为一名土生土长的周窝村人，周卫仓从18岁在乐器厂做学徒时与萨克斯结缘，曾前往天津、山东、日本等地学习技术，逐步成长为萨克斯制作的“头部”技师。

“虽然这支萨克斯看上去已经锈迹斑斑，但经过维修，吹起来还是不错的。”每天清晨和傍晚，周卫仓都会打开直播，与社交媒体上的网友们交流着制造、维修和演奏萨克斯的经验与心得。

2012年，当地开始着力打造“音乐小镇”，吸引了包括周卫仓在内的大批“音乐匠人”。他们在村里开设工作室、培养爱好者，让小镇充满快乐的音符。

在麦洛迪小提琴工作室，张金涛正在调试一把自己亲手打造的小提琴。“手工打造的小提琴可以根据客户需求进行个性化定制，相对于工厂流水线产品而言价格也会高出许多。”张金涛告诉记者，为了提升自己的制作水平，他曾考入上海音乐学院进行系统学习，也在大城市开设过工作室，最终选择回到周窝音乐小镇创业。

“这里安静的环境、慢节奏的生活和浓厚的音乐氛围很适合我们工作。”张金涛说，他想把手工提琴打造成这里的一张精致名片，让世界认识周窝音乐小镇。

(据新华社电)

# 他们让小镇充满音符

□新华社记者 董笑坤 黄昱璋

## 老白的订单排到了除夕

□本报记者 贾宏博



白会平(右)和工人在店铺内赶制宫灯。本报记者 贾宏博 摄

2月5日，石家庄市藁城区屯头村空气中弥漫着竹篾的清香和浓浓的年味。沿着村道走去，一家挨一家的宫灯厂门前，工人们正忙着将成箱的红灯笼搬上货车。

在村南头的宫灯厂院子里，58岁的白会平正弯腰查看一批即将发往广西的异形灯笼。“这批灯笼，客户要得急，后天必须发走。”话音未落，白会平的手机就开始响个不停。

“白总，哈尔滨那边追加了50个木雕灯笼，年前能赶出来吗？”“北京景区的定制款进度怎么样了？他们催着要样品图。”

白会平一边接电话，一边快步走进样品展示厅。二三百平方米的空间，俨然是一个宫灯的奇幻世界——传统的红纱灯端庄喜庆，七彩转灯流光溢彩，印着“龙马精

神”字样的马年主题灯笼精神抖擞，而最引人注目的是占据展厅中央的“国潮风”系列：梅兰竹菊图案的伞形灯、山水意境的方形灯……在暖光下透出雅致韵味。

“这些新款式，年轻人特别喜欢。”白会平抚摸过一个印着京剧脸谱图案的灯笼，语气里透着自豪，“以前我们主要做传统的圆形红灯笼，现在发展到18个系列、300多个品种。光这个展厅里的样式，三年前还只有不到一半。”

白会平的办公桌上，放着来自不同地区发来的订单，有一单最下边一栏写着：“除夕，广西柳州，异形灯笼2000个，景区用。”

“今年是这几年最忙的一年。”白会平介绍，“往常到了农历腊月十五六，订单就差不多收尾了。”他向记者展示着眼前堆满

的订单，“晚上还得加班制作。”

“这批木雕灯笼，一个就要二三百元。”白会平拿起一个半成品，上面精细地雕刻着松鹤延年的图案，“全是手工打磨，一个老师傅一天最多做两个。北京客户定了120个，说是要挂在新开的精品酒店里。”

“我16岁就跟着父亲学做宫灯。那时候竹条要自己劈，篾片要自己刮，一天最多做10个灯笼。卖灯笼更辛苦——要么骑自行车到附近市县去卖，要么就在村里等外地客商来收。”他回忆道，2000年前后，注塑机的引入让宫灯生产进入了新阶段。“过去纯手工雕琢的宫灯部件，现在机器一次就能成型，效率提高了10倍不止。”

2015年，白会平的儿子白全景大学毕业后回乡，第一件事就是开起了网店。“开始我还不理解，觉得灯笼这东西，人家不亲眼看见能买吗？”白会平笑着摇头，“结果第一年线上销售额就占了总销售额的15%。”如今，白会平的宫灯厂每天都要进行4到5个小时的直播，到了年底销售旺季，直播时间延长到近16小时，线上销售额能占到总销量的四分之一。

手机又响了，是广西客户的语音通话。白会平接起来，脸上露出笑容：“王总放心，您那批异形灯已经在路上了，保证不耽误您景区春节布置……”

“这里安静的环境、慢节奏的生活和浓厚的音乐氛围很适合我们工作。”张金涛说，他想把手工提琴打造成这里的一张精致名片，让世界认识周窝音乐小镇。

(据新华社电)

## 当00后“扎进”养老赛道

□本报记者 许艳艳 李全 戴瑞繁

“我负责辖区20多个村的快递配送，一般快递都是统一放在乡村的综合服务站，但是也有一些特殊的快递需要送货上门。比如这个快递，是孩子妈妈送给孩子的礼物，她妈妈特意叮嘱我送到孩子手上。”

小宋对这里的每一条路、每一户人家都门儿清。“张大爷是独居老人，腿脚不便，包裹得送上门，李婶家的孩子盼着网课资料，得先送。”

送完3个村的快递，已近中午，本以为能歇口气，没想到他又拿出扫码枪和快递单，“今天的快递送完了，现在该收件了。”

南汪村卢小燕家院里，玩具包裹堆得满满当当，她正对着手机直播喊：“家人们放心，快递小哥上门收货，今日下单全发走！”见到小宋来，她立马招呼：“你可来了，昨晚直播卖了700多单，刚配好货，还没来得及贴单！”小宋二话不说，拿起快件麻利地贴单、裝件，动作又快又稳。卢小燕告诉记者，临近年关，货量比平时多了两倍。“从前卖货得自己拎包裹跑县城，如今家门口就能寄件，货也卖到了天南海北！”

采访间隙，小宋告诉记者，他每天凌晨5点30分起床，6点到岗，忙到深夜才回家，旺季的时候一天要送上千件包裹。“累是累点，但看着村民们拿到包裹的笑容，就觉得值。”

暮色渐浓，小宋的快递车朝着夕阳的方向驶去，货箱里的包裹一头装着游子对家乡的想念，一头载着乡亲百姓对美好生活的希望。记者问到新年愿望时，这个朴实的90后小伙笑得憨厚：“希望新的一年，能跑得再快点，多送件，多挣钱！”



扫码看视频

他“儿子”，还把好吃的揣兜里硬要塞给他。“这些细微的温暖，特别打动我。”王选说。

“爷爷奶奶，准备吃饭啦！”下午5点，23岁的护理员王晓娜在走廊里提高嗓音喊道，并快步走进房间搀扶行动不便的老人。她是院里最年轻的护理员，负责照料25位平均年龄85岁的自理老人。

从老年保健与管理专业的学生到一线护理员，她经历了一段适应期。“在学校护理的是模型，真接触老人才发现，动作必须更轻更柔。”她负责的楼层，一圈不过200米，但她每天的步数却常在两万步左右。送饭、带活动、打水、给老人泡脚……工作琐碎而具体。夜班时，她每两小时就要巡房一次，为老人掖被角，还会轻轻地贴近脸庞呼吸。

走廊里遇见打牌的老人，她会笑着招呼几句；遇到听力不好的，就得提高音量。一天下来，嗓子哑了，脚也麻了。“累是累，但我真心喜欢这份工作。我觉得照顾老人是一种善行，他们需要陪伴，总得有人来做这件事。”王晓娜语气平静而坚定。

上一休一的工作制，也注定了这个春节假期，王晓娜一半的时间要留下来陪这里的老人。

“你有什么新年愿望？”记者问道。

“我希望老人都能健健康康的……”话说一半，王晓娜眼圈红了。原来，去年10月，



年轻人们协助老人做活动。

晓娜休假前，还和张爷爷一起唱歌，结果，只是间隔了一天，再返回时，张爷爷突发心脏病去世了。“我当时看他的盆坏了，还从网上给他买了一个，结果盆到了，人没了……”日夜的陪伴，这里的老人早已成了晓娜的家庭，他们离不开晓娜，晓娜也离不开他们。

王选和王晓娜的故事并非个例。养老院院长蔡娜娜介绍，去年招聘应届生时收到了上千份简历，“这代年轻人对养老行业有着独特的理解和真诚的向往。”

年轻血液的注入带来了显而易见的改变。他们不仅增添了活力，更带来了新思维

和情感连接。“现在很多爷爷奶奶有悄悄话，都愿意跟这些‘小老师’说。”这支年轻团队背景多元，来自计算机、设计、心理学等不同领域，他们将新媒体技能、活动策划专长等融入工作，让养老院成为更丰富的精神家园。

截至2025年末，我国60岁及以上人口已突破3.2亿，失能半失能老年人数量达4400万。行业迫切需要专业化、人性化且充满活力的服务供给。“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愿意投身这个行业，并用他们的方式重新诠释‘养老’。它不再是沉重的负担，而是一项充满温度、需要专业与创意的事业。”蔡娜娜说。